

有没有什么能让你虐哭的古风短篇小说？

我曾与他结发为夫妻，陪着他从一个商贾纨绔变成了今日的皇帝，可他登基了，皇后却不是我。

楚群挽着他的皇后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，我正在后宫里煮茶。

盛大的宫乐和山呼海啸的万岁声被隔绝在门外，台案上红泥炉火兹兹跳跃，香气从汩汩沸开的茶汤里散发出来，溢满了整个寝宫。

我曾为他煮酒七年，他笑称我煮的酒就是得胜酒，只要他喝了，每一仗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。

后来，他从一个商贾纨绔变成了今日的皇帝，我却发现.....

我不想煮酒了。

酒可醉人，茶能醒人，酒不如茶。

我端起杯子，热茶入喉，连我心里最后一丝涟漪都静了下去。

门开了，楚群走了进来，他脚步有些踉跄，宫宴想必喝了不少酒，见我没有起身，他轻咳一声。

「涟依，朕.....我宫宴结束就来你这了。」

楚群语调里的讨好和那一身龙袍格格不入，曾经的他可从来没有过半分软语，永远地杀伐果断，桀骜不逊。

哪怕是对我这个枕边人，他也向来是高高在上的，像是天选皇命血液里就流淌着与生俱来的高贵。曾经我沉溺在他的魅力里不可自拔。他一颦一笑，我甘之如饴，他一言一行，我都奉为圭臬。

可现在，我宁愿他走入坤安宫陪着他那美若天仙的皇后，免得在这耽搁我品茶赏景。

「天色已晚，皇上还是回宫早点休息。」

他正屈膝要坐的动作明显僵了一下，脸上的不悦一闪而逝，终究还是坐了下来。

「你是我的妻！」

沉默半天，他憋出了一句话，嘴角都是发颤的。

我已经拒绝他三个月留宿了，他极好面子，绝说不出主动留下的，『你是我的妻』这应该他极限了。

可我却觉得好笑，你的妻？那坤安宫的新人莫不是个摆设？

我实在没心思和他较量，索性点点头，站起身就走，却被他一把拉住。

他力气极大，我皱眉迎上他凌厉的目光，淡淡开口：「皇上若是想在我这睡，我去吩咐人铺床。」

「你还要和我赌气到什么时候？我都说了，我不喜欢安溪瑜，皇后的位子只是交易。你不想参加大典，我也允了，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你曾经吃醋可不是这样的！」

我都快忘记自己吃醋是什么样了。

恍惚记得当年楚群刚打下半壁江山的时候就带回来一个官妓，我把整个军营都闹翻了。一哭二闹三上吊颇像个市井村妇。

楚群没见过平日温婉听话的我有这般模样，反而很新鲜高兴，最后打发了那官妓，用了一整车的青梅将我哄好。

那终日刀光染血，戎马倥偬的日子，却在一笑一闹的碰撞里美得发腻，仿佛军营的风都是甜的。他每次出战，我连心都恨不得挂在他身上，护着他平安吉祥。

只是现在，我已经像这院中的井，喜欢上岁月静好，波澜不惊，不愿意让任何人打扰。

哪怕是楚群，也不行。

2.

「我没生气，也没有吃醋，楚群。」

他垂下眼睑，似是有些失望。可听到我喊他名字，僵硬的脸还是柔和下来，拉着我的手，语气带着极克制的温柔。

「你的位子我定的皇贵妃，算是副后，吃穿用度和皇后是一样的。」

我还沉浸在回忆里，半天没有说话，他等了我许久，语速加快说道：「你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，直接跟内务府说，不必来报我，还有你见皇后，也不必行大礼。」

我点头。

他拧眉看我：「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？」

我倒了一杯茶，把杯子推到他的面前，「需要我跪谢皇恩吗？」

他眼角一颤，握住茶杯的手攥出青筋来。

随即起了身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几步后又站到我面前，俯下身一掌拍在桌子上掀翻了茶杯：「我不想喝茶，我就想喝酒。涟依，我想喝你煮的青梅酒！」

我拿起抹布轻轻擦拭着桌子，心里默念了几声可惜可惜。

那青梅酒必须是每年八九月份取最当季的梅子酿制，封存到腊月寒冬，方可取出饮用。

「最后一坛青梅酒已经喝完了。抱歉，今年梅子熟的时候，我在冷宫。」

寝殿的炉火很重，温暖如春，可楚群听着我的话，脸色开始发白，他薄唇翕动了一下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「喝茶吧，茶比酒好，不伤身。还有……」我抬眼直视他：「我应该，酿不出得胜酒了。」

3.

楚群走得很急，急得穿过院子门的时候差点滑倒，跟随的太监宫女瑟瑟发抖地跪了一地。

他没有对奴才们发火，却失态地吼了一句：「给朕烧了冷宫！烧了冷宫！」

那一夜下了鹅毛大雪，我倚在床前，看到冷宫的方向浓烟四起。那关了我整整一个秋季的冷宫化为了灰烬。

呵，楚群还是那个楚群。他金口玉言，他想要的没有人敢违逆。

大概唯一的意外，就是我。

焚一座宫殿，和他下旨屠杀了一万死囚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

不巧，我的养父也是这一万死囚中的一员。

我是个孤儿，是身为侍郎的养父将我养大。可惜养父是保皇党，密谋诛杀楚群失败，被他关了起来。

我求了他三天三夜，他终于答应放过我养父，准他远走乡野。

可就在我偷偷准备盘缠的时候，他亲自赐的毒酒已经送到了养父的口中。

我不恨他，成王败寇向来如此。

我只是无法接受，他用我做饵，让我养父露出了马脚。

之后我被他关在冷宫三个月，别人在冷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，可我却觉得这三个月是我过得最踏实，最平静的时候。

直到他亲自登门来接我，告诉我他要登基了，他也要立后了。

那个皇后，不是我。

皇后是他盟友邻国靖国的公主，他和靖国皇帝早就定下的交易，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

我向来晓得，自古君王多无情。那些糟糠微末之时的慷慨许诺，在巍巍皇权面前不值一提。

楚群预料的我会大闹皇宫的戏码没有上演。

我只是乖乖地跟他走出了冷宫。

当时他有多欣喜，现在就有多愤怒吧？但是对我来说，都不再重要。

4.

那场大火烧了一夜，楚群想把我和他的所有嫌隙付之一炬。

其实我挺想告诉他，都说叫不醒装睡的人，但是真正醒来的人，再让她回到原来睡梦中，也是绝无可能的。

雪很大，遮盖了冷宫的灰烬，我走过宫墙边，留下一串浅淡的脚印。

梅花盛开顺着指头爬过了屋檐，宫外想必已是春色渐浓了。

我突然有点憧憬。

如果我从来没见过他，该多好。

5.

我还是去和皇后见了礼。

楚群下旨不让我行大礼，让满朝文武很不满，是以整个皇宫的空气都是低沉的。

以前我在军中给楚群忙军需、忙粮草、忙医政，忙得四脚朝天，现在彻底闲下来也无聊至极，多个人说话也好。

安溪瑜很漂亮，雍容华贵，坐了那个位子也自带了皇后的威严。她待我不错，妹妹长妹妹短很是热情，还留下我用晚膳。

「妹妹，这是姐姐我亲手熬的杏仁莲子粥，你一定要尝尝。」

我端起粥还没送入口中，一阵玉珥的叮当碰撞声，楚群几乎是跑了进来，一把握住了我端碗的手腕。

他脸色如常，可眼角泛着我熟悉的猩红。

他在强压着震怒。

宫人们哗啦啦地跪倒请安，安溪瑜也慌得站起身施礼。楚群说了几句官场话，借口要喝我的凝神茶，直接带我回了寝宫。

关上了宫门，他的脸才黑得彻底，「怎么你就这么想往安溪瑜身边凑？」

「我说了，你不用见礼、不用请安！各种大典，尤其是安溪瑜必须出现的场合，你都可以不去。她要仗皇后的位子逼你，你就搬出我来，我不是给你一把尚方宝剑吗，随时带着！」

看着他跳脚，我突然觉得好笑。

人家都想后宫和睦，姐妹恩爱，可他这幅模样却让我有点看不懂了。

我拍拍他的衣袖：「是我自己要去的，晚膳也是我同意留下的，皇后对我不错。」

他瞪大眼睛盯着我，似乎要透过我的表情判断我是否真的不在意，不吃醋。

我真的半分情绪都没有，他看出来了。猛地甩开了我抓住他衣袖的手，抖了半天的薄唇挤出几个字。

「你就不怕她下毒？如果她对孩子不利怎么办？」

我轻叹口气，有些可怜安溪瑜，被自家男人这般防着.....

突然，我心猛地一跳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楚群：「什，什么孩子？」

「你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！」楚群甩袖暴躁得像个孩子，一副恨铁不正刚的模样：「你葵水三个月没来了。我要不捅破，你还不想告诉我对吧？那可是我楚群的孩子，将来的太子！谁也别想害他！」

我凝视着他缓缓开口，「你怎知我三个月没来月事，我在冷宫你还在监视我？」

他蓦地噤声，嘴唇张了张没再说话，只用小心翼翼的目光看我。

我经历了养父惨死丈夫背叛，那三个月我像是涅槃重生般心如死灰。但是我的身体确实失调了，我没来月事。后来出了冷宫，我找御医看过，如今已经恢复了正常。

粗砺如楚群，何时关心到女人这小小月事上来了？若是曾经，我恐怕要感动至极。

而此刻，我只觉得浑身的不自在，像是有无数只眼睛藏在黑暗中，时不时地窥探我，防不胜防。

「这整个皇宫都是你的，我自然也是你的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.....也不会自杀，我爹也死了，我更不会卖国。所以，皇上不必劳神费力地看着我。」

我转过身去，仿佛没有看到他藏在宽大龙袍下已经攥紧的拳头。

「还有，我没有怀孕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太医。」

上天不会那么不开眼，让我这时候怀上他的孩子。

毕竟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在这座富贵笼里，能活多久。

他从后面抱住我，紧紧地把我裹进怀里，我感觉到他的下颌轻搭在我肩头，声音像是从鼻腔里发出。

「涟依，你竟不信我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到这个地步的.....」

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信任二字竟离我那么远，就像是一场梦。

那个梦里的我，策马奔腾在广袤草原上。他挥动着王旗，我抱紧他的腰，胜利地呐喊声就在我们身后，可沉浸在我耳边的，只有他高亢的歌声。

我能在他的歌声里沉醉。

可此刻，他在我身后，我心里却再无涟漪。

我默了默：「你不喜欢我去坤安宫，我以后就不去了。」

「涟依，你想要什么？你跟我讲，只要你跟我讲，我要你跟我讲！」

他突然转过我的身体，那么近地看着我，眼眸里似乎燃起一团火热，藏着巨大的希冀。

他说得情真意切，我能感受到，他真的想给我最好的。

只是帝王的赏赐是一柄利剑，稍有不慎会被砍的体无完肤。

而我真的没有什么想要的，山珍海味富贵荣华已经不缺。

我总不能要求：你能少来我这串门吗？

窗外的喜鹊啾啾，划破这片刻的寂静，也给了我提示。

「.....我想去宫外走走。」

6.

我拒绝了楚群提议的游猎，我就想安安静静地踏踏青赏赏景。

这次楚群没有跟随，靖国的使者来商议国事，楚群走不开。

他指派了一队便衣人马，亲自送我到宫门，嘱咐我日落之前务必回宫，注意安全，小心谨慎，玩的开心等等等等.....

听得周遭侍卫都低了头，大概在腹诽他们的皇帝陛下竟也有这般婆婆妈妈的时候。

楚群有些遗憾他不能陪我同去。

我却求之不得。

7.

京郊有一处梅林，这个季节最是浪漫。

游客不多，三三两两，成双成对，也是心仪男女出游玩情写意的好去处。

只可惜这些人绝没有任何的真情实意，毕竟那个倚靠在梅树边读诗的少年，我曾在宫中见过。

楚群他终究还是不放心的。

我也不去管，只玩我的便是。

梅花争艳，偏赶上这一场大雪，银装素裹里的风都是甘甜的。

可我还没来得及呼吸下这自由的空气，就被人掳走了。

能在楚群重兵乔装下带走我，这人的能力可见一斑。

梅林之外有一处小溪，在小溪旁的一处茅舍里，我终于看清来人。

他穿着一身青色短打，罩着黑衣大氅，怀中抱剑一脸的桃花笑春风。

我惊喜至极：「师兄！」

我养父的徒弟，我的师兄，姜梓初。

他竟然还活着。

我师兄是个真正的君子，不惜名禄，不爱世俗，像一个独行侠客。他和我养父虽有师徒之谊，但他完全没有养父的愚忠保节。

他过得恣意妄为，尤像一只鹰隼，无拘无束又了无牵挂。

「师妹，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！」

我们围炉而坐，叙起话来，从小时候他给我偷甑糕挨骂，到他在各国的所见所闻。他还是那么风趣幽默，我沉寂的心也难得多了一丝轻快。

炉子上的水开了又开，炉火续了又续，再抬头时，窗外的月色已经浓了。

「师兄，我该回去了！」

他点点头笑着说：「听说你煮酒一把好手，其实我更好茶，但你煮酒的话，我再不喜酒也是要喝上三杯的。」

「我已经不煮酒了！」我抢过他手边的茶叶罐，笑道：「走之前，给你煮一壶茶吧。茶比酒好，茶香是真的，酒香睡上一觉就散了。」

茶煮好给他倒一杯，师兄接过去却没有喝，淡淡地问我：「过得不开心吗？」

「还好。」

我淡淡地笑，算是还好吧。

师兄不再说话，外面响起了马车的声响，接我的车驾来了。

师兄送我出了门，我让他止步，实在不想给他找任何麻烦。

上车之前，我吩咐赶车的车夫快一些走，日已经落了，恐怕回去跟楚群又要一番解释。

那车夫跪倒在地，声音有些抖：「皇上已经候您多时了。」

门帘被掀开，楚群的身影隐藏在昏暗的车厢中，月光映射不进去，我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只看到一双眼底渗红的眼眸。

8.

「不是预谋，不是策划，更不是刻意安排。我和师兄碰巧遇到，故人叙旧聊得开心，过了回宫时间，抱歉。」

回宫后，我解释了一遍，便不再说话。

我答应他日落返回没有做到，其他的我无愧于心。

路上楚群一句话都没说，可他的眼神，明明是带着杀意。

可回宫后，他亲自给我盛了莲子粥，脸色已然看不出任何的不开心。

「喝点暖暖胃，在外一天没吃东西，可别累坏了。」

「这是你最爱吃的荷叶鸡，哦还有糯米糍粑，清新藕……」

他不断给我布菜，他夹什么，我埋头就吃什么，只是最后拒绝了他的酒。

他把酒杯递到我的嘴边，眼神中带着小心翼翼：「这是我亲自酿的酒，用的是我让人从南边贡来的青梅，涟依，你尝尝。」

「我喝茶就好。」我轻声拒绝。

「你是找到那个愿意和你喝茶的人了，是吗？」楚群语气温和，却捏碎了手中的酒杯，任由碎片划破手掌，血和酒顺着他的胳膊灌入袍袖里。

我起身便往外走：「臣妾去叫太医。」

「你就不怕我把姜梓初杀了？」

楚群的声调平静得毫无感情，我站住脚步猛然回头看他：「他没有犯罪！」

「他是程询徒弟，也当谋反论处。」

「你明明知道，他跟我养父什么关系都没有！在你还是个纨绔流连市井的时候，他就离开我养父了。」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的语调归于平静：「不过你是皇上，你想让谁死，也不必非找什么理由。」

我转身走得很急，他的语调更急：「我可以不动他，只要你，涟依只要你能跟我好好的，就像是在军营的时候……」

「皇上！」我咬紧牙关一字一顿：「你又要跟我做交易吗？」

「真是轻车熟路啊.....」

「不过还是算了吧，杀不杀在你一念之间。毕竟，你哪怕答应了我，还是杀了我养父。」

9.

我是真的想激怒楚群，因为我太了解他了。

他真的想杀姜梓初，谁也拦不住。也许只有我彻底不在乎，还能击中他心里一丝柔软。

他对我而言，已经无所谓爱恨。

可现在，我能救姜梓初的唯一凭仗，却还是他对我仅存的在乎。

这件事过后，生活似乎归于平淡了。

我多方打听，没有听到姜梓初被捕遇害的消息，我觉得大概是我赌赢了。

一转眼春暖花开，吹面不寒的季节来了。

欣欣向荣的景象让我心情也跟着轻松了起来。那次梅林遇故人之后，楚群似乎有意冷淡我，夜夜留宿在坤安宫，倒是越发有明君贤后恩爱典范的意思。

我乐得清闲，不知不觉就已过了清明，到了我的生辰。

在军中的时候，楚群带着众将领给我庆贺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别有趣味。今日，在这深院之中，我就给自己备了一碗长寿面，权当度过。

可面还没吃，礼乐就响了起来。太监开始一箱子一箱子的往我屋子里抬东西，金银软细，样样俱全，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宝。

这让我想到楚群给打了胜仗的将领大赐特赐的情景。他依旧善于用真金白银收买人心。

但是对我，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破费。

我打算让宫女换卖了银钱散给穷苦百姓，也算给他积点功德。直到在可那堆积如小山的礼物里，我发现了一把剑，银色剑柄上雕刻着梅花的剑。

这是我师兄的贴身爱物，他说过：剑在人在，见剑识人。

顷刻间，我觉得心口堵的厉害，脑袋里嗡嗡作响。

他，终归还是杀了我师兄。

他给我师兄的剑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他永远永远的，都是那个不容半分违拗的楚群。

我最后的，唯一的一个亲人，他也不肯留给我了.....

10.

太监催促我说皇帝皇后准备了宫宴，要为我庆贺生辰。

炮声隆隆响起，凯旋乐竟然从我脑海中响起。

那是我亲自谱的曲，楚群填的词，他打天下的时候每一场胜仗都会奏响这个乐声。

嗓子发腥，心里翻腾得厉害，我强忍着没让这口血吐出来，周围的一切都听不见了。

踉跄着跟太监去了宫宴，看着楚群走下御座来迎接我。

没有看到安溪瑜的身影，我也顾不上别的，只直勾勾地看着楚群，他脸上的表情是欣喜的。

他的薄唇一开一合，速度极快。

我听不太清，只听得，皇后，天下，涟依，还有姜梓初.....

他突然抱住我，拥得很紧，喊着我的名字，可我仿佛看到了师兄倒在血泊中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样子。

我拼尽力气猛地推开了楚群，掏出了那把他赠给我的龙纹匕首。

楚群的笑容瞬间僵硬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声音暗哑。

「涟依，你要杀我？」

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唯一的亲人……」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，猛地吼道：「你都不能留给我！」

可那一声之后我就像是散尽了浑身的力气。我知道我不能杀他，我也杀不了他。

我下不去手。

但我知道，怎么做能让他痛。

我握起匕首，猛地往我胸口刺去……

刀光一闪的时候，我喉咙一甜，血气终于涌了出来。

我倒在了楚群的怀里，他紧紧抱住我，那张俊脸扭曲得不成样子，连声音都要破碎。

「涟依，你怎么能，你怎么敢……」

所有的力气都抽离了，我缓缓摇头，在他耳边嗫嚅，「算我求你，放我走吧，我好累……」

11.

我没死，刀剑刺入我身体的时候，是楚群握住了刀身。

那是一把利刃，他的手险些被砍掉。

我在三天后醒来，寝宫里是浓烈的中药味道。宫女喜笑颜开，嚷着只要娘娘醒了，太医就说没有大碍了。

我休息了几天，楚群没有来，身体彻底康复了，还是没等来他处置我的旨意。

冷宫被他烧了，我还不知道能去哪里。

我昏睡的这几天整个燕国发生了巨大变故。

据说皇后安溪瑜刺杀楚群失败，被废赐死了。

其实我是不信的，安溪瑜没有那个胆子。

还有消息传来，我国和靖国一个月前就开战了。首战大捷，靖国罢兵准备和谈。

看来安溪瑜也是个棋子，我从见到她就没有讨厌她，原来是冥冥之中我们同病相怜。

至于楚群没有登门，大概是对我彻底死心了。

12.

又一个月，我都准备和楚群摊牌的时候，却来了一个人。

我师兄，姜梓初。

他穿着一身重甲站在了我面前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

「师妹，给我煮一壶茶吧，我给你讲讲首战的事。」

那一天，我哆嗦着给师兄沏了茶，直到他讲完他藏剑披甲，挂帅出征的事，才彻底接受他根本没死的事实。

他功夫极佳，文韬武略，想来楚群要抓他也不太容易，所以我开始还存有侥幸。

可我不知道，师兄竟然主动找了楚群，答应替他拿下靖国这个虎视眈眈的盟友。

「所以今日，我来喝你一杯茶和你告辞，二要还楚群铠甲，拿回我的剑。」

「师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你不是最不喜朝堂权谋，最讨厌战争的吗？」

师兄笑笑，饮下最后一杯茶，站起身来：「人嘛总要图个新鲜，没了战争，我也乐得清静。小师妹，你现在是不是高兴点了？那我走了。」

师兄带着他的剑走了，我心里那块窟窿有了填补。

师兄还活着，真好。

13.

师兄前脚走，楚群后脚就来了，像是商量好了一般。

他没穿龙袍，披了一件最普通的单衣，身体看上去单薄了一些，胡须冒出了青荏，眼眸也没了往日的光彩。

他的手还缠着绷带，是真的伤得不轻。

我有点于心不忍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错怪了他。

可他那样子，仿佛是他犯了错误。

进了屋踱步到我面前，楚群攥着手半天憋出一句话。

「你见他了.....开心吗？」

「.....楚群，谢谢你这次没动他。」

我把面前的茶具推到一边，从箱子里翻找了半天，拿出一套封存的酒具，开始煮酒。

「青梅酒是没有了，但是这翠涛醉也不错，你将就一下。」

我熟练操作酒器，没理会抖成一团的楚群，他略欢快的帮我倒酒取杯，眉眼里的笑意都要溢出脸外。

「涟依，你终于肯给我煮酒了！」

「涟依，皇后位子空了，我要立你为后，我已经下了旨。」

「涟依，你能回来我可太开心了，我这刀挨的真值.....」

我把煮好的酒送到他面前，抬头静静的凝望着他：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煮酒。」

他脸色僵了一下，立刻又挤出笑容：「那我戒酒，以后改喝茶.....」

「楚群，你清醒点，放我走吧！」

楚群的酒没有喝成，他是挺想砸了酒杯，但是抖了几抖那杯子终是掉在地上摔碎了。

这么大一只楚群，那么大一个皇帝，哗啦啦的泪水从那张哪怕憔悴都挡不住俊朗的脸上滚落下来。

他抱住我，终于忍不住失态了。

「对不起，涟依，我错了，可我实在是不能离开你.....你不能走，我会发疯的，涟依，你再等等我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以后什么都不瞒你，我哪个女人都不要，我们拜过堂的，你忘了吗，我是你的夫君、拜过堂的.....涟依.....」

14.

那一天，他埋在我颈间哭了好久。

哭得我心里很堵，可是我也清楚，我不能心疼他了。

我告诉他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我曾经的真心，早已被他不经意间，一刀磨薄一寸，一刀砍掉一块。

就这么林林总总断断续续，我站在那，回头再看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
「楚群，如果还待在这里，待在你身边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出什么事情来.....」

他脸色白了一白，似是想到了那天拿刀的我，终于放开了手。

良久的沉默之后，他终于开口。

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是这一夜，你要属于我，过了今天，一切随你心意。」

「涟依，就算，是你我好聚好散。」

我同意了，他想要一个体面的分手，那就满足他。

那一夜，他极尽温柔，吻遍了我每一寸肌肤，许是即将重获自由，我心中无挂碍，不知不觉在他怀中沉沉睡去。

15.

楚群这一次没让我失望，他真的放我走了。

他站在城墙上，我坐在马车里。

车辙滚动，我没有回头也没有招手，走得悄然无声。

他给了我很多钱，通关路引，还有一把他用过的剑。

我没有拒绝，放下是在心里，看到东西也不会睹物思人。

天地之大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去哪里，一路走走看看，领略下山河风景也颇有趣味。

我想走得更远一点，去靖国看一看。

三个月后，我到了边陲的一个县城，偶尔呕吐起来。

开始我以为是水土不服，大夫却告诉我，我怀孕了。

老天爷跟我开起玩笑。在一起七年没有结果，彻底抽离的时候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牵绊。

我怀了楚群的孩子。

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道该不该要他。

可没想到大夫刚离开，师兄姜梓初竟然进来了。

他看着我的笑容里有些失落，随后目光就落到了我的小腹上。

「我都听到了，孩子是他的吗？」

遇到他我着实高兴，我点点头，连忙给他倒茶。

师兄没说话，沉默半天转身出去，过了许久端来一碗绝苦的药汤，放到我面前，「喝了吧，你已经离开了他，应该有新的人生。」

我端起药，放到嘴边，苦涩的味道由鼻腔冲入了我的脑袋，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啼哭。

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.....」

还有楚群错以为我有孩子时候惊喜得想要保护的样子。

我最终还是放下了药碗。

师兄似乎并没有意外，只是眼底闪过了一丝落寞，他笑笑替我挽了挽头发。

「涟依，你既要这个孩子，那跟我成婚吧。」

16.

师兄说孩子出生不能没有父亲。

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好人，但是我也不能伤害他。

我连忙摆手拒绝，可他却一把拉住了我。

「师妹，我喜欢你，一直喜欢。我这次就是专门来寻你来的。」

我一直以为师兄对我的宠爱和关怀是出于兄妹之情，但现在细细想来，那些留在回忆里的点点滴滴，全然是他对我的钟情爱意。

「师妹，让我照顾你吧。今天之前我从没有这种奢望。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楚群，你更不知道，我得知你离开皇宫，我有多么开心.....」

17.

我答应了师兄，只因为他的一句话。

我说：「谢谢你师兄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这对你实在不公平。」

他说：「最好的感情就是陪伴，给我一次机会，不只是为了孩子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」

既然是陪伴，亲情也好，爱情也罢，在一起就是皆大欢喜的。

这样，也挺好。

可是师兄不同意，他要给我办一个婚礼，哪怕是简单的，也要给我一个像样的仪式。

18.

成亲的这一天，我穿上了大红喜服。

师兄请来不少朋友做嘉宾执礼。

他束冠而立，一身红色喜袍更衬的他玉树临风，潇洒飘逸。

绣带的一侧是他，一侧是我，我们缓步走入客栈中厅，欢呼的祝福声开始鼎沸。

师兄开始官方发言了。

我知道，他是一个最烦繁文缛节的人，可他这样做全然是为了给我一个名分。

自此之后，我程涟依，便是他姜梓初的妻了。

不知道这个时候楚群在干什么，他得知我成亲了，是否会落寞，还是难过.....想着想着，他的脸在我脑海里越发的清晰起来。

「涟依，你可愿嫁给我，和我携手相随共赴白头吗？」

师兄提高了嗓音，我才恍然回过神来，想要作答的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。

「涟依，我来给你贺喜。」

存在记忆里的，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巍峨皇宫的景国皇帝楚群，带着一身风尘，就这么站到了我的面前。

19.

婚礼最终还是没有进行下去。

我无法在楚群面前，张口说我要和别人白头偕老。

楚群是来贺喜的，师兄就万没有赶走他的道理。

我跟师兄说了对不起，他拍拍我的头，告诉我，他知道了。

婚宴终止，宾客散去，师兄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只对我说，「有事唤我。」

我见他关门的瞬间，楚群对着门深施一礼。

皇帝鞠躬低头，这个场面难以想象，他应该是真感激师兄。

「涟依，这次我只带了几个随从，一人前来见你。」

「我承认我又骗你了，我真的答应不了你离开。我就想让你换个环境，也许你会对我念旧情。」

「那天我站在宫墙上看你走，强忍着不去送你，我知道我只要下去就绝对不能让马车离开。我让人方圆五里内跟着你，不是为了监视你，是怕你不安全……」

「可你要和姜梓初成亲。」他声调陡然高起来，又强自压低：「我，我受不了……」

「你是想带我回去吗？」我昂着头看他。

他一怔，随即摇头。那眼中满是紧张：「我真是来送祝福的，我以为我行。可我不能把你强行带回去，你会更恨我。」

「我不恨你，楚群。」

「是，你不恨我，你只是不爱我了。」

「涟依我们，还能重新开始吗？」

我垂下头，眼睛有些酸涩：「楚群，我有孩子了。」

我没有看楚群，但是空气逐渐成霜成冰的感觉告诉我，他已经强压着愤怒，暴躁。

他以为是师兄的孩子，这正合我意。

「时也命也，只希望我们各自安好吧！」

我只留给他一句话就转身出门。只留下屋内哑着嗓子的询问声。

「是他的吗？是他的啊.....」

我没有回答。

20.

我真的走了，没有告诉楚群，也没有告诉我师兄。

我走的悄无声息，彻底甩开了那些所谓的保护我的护卫。

最后一面见楚群，我能感受到，他在学着尊重，虽然做的不好，但是他愿意尝试。

对等的相爱对我来说实在是奢侈，我没贪心，还好及时抽离了。

我生下了孩子，是一个男婴，很漂亮，眉眼和楚群一个模子刻的一般。

我带着孩子走走停停，因着楚群给的银两颇丰，我们母子过得还算殷实舒心。

孩子三岁的时候，我带着他游历山水。

我所到之处，听到百姓们谈论当今皇上爱民如子，百姓生活富足，我就很开心，就像是夸奖的是我一样。

这期间，我遇到了师兄姜梓初，跟在他身边的竟然是被废掉的皇后安溪瑜。

我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，师兄又跟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，他和靖国公主安溪瑜的故事。

曲折动人，给我听哭了。

我看着安溪瑜隆起的小腹，幸福洋溢在她脸上，她一直爱笑，但是这种笑，比皇宫里的皇后的笑不知美了多少倍。

楚群没有碰过安溪瑜，还放了安溪瑜，我真的挺意外的。

我由衷的，从心里感谢了他一次。

短暂相聚师兄两口子离开了，我带着孩子牵着马继续我的飘荡。

师兄离开的时候拍了我的头，告诉我，丫头，别太跟自己过不去，也别太耿了，开心点。

我做了个鬼脸，装听不懂就翻身上马，策马扬鞭。

马儿在夕阳下飞奔，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来到一座小桥旁，溪水潺潺，鹅黄的黄昏日光洒在水面上，像是镀了一层金。

马儿在吃草，我儿子在捉蜻蜓，我蹲下身，看着水面里倒影的我。

不知为什么，脸上的泪珠砸落一颗，将水面砸出一圈圈涟漪。

涟漪重聚，湖面显现出楚群微笑的面容。

坏事，我白天就在做梦么，惊了一跳的我险些掉落湖中，却被一双大手箍入怀里。

「姑娘，可是迷路了？用在下送你回家吗？」

21.

微风轻拂，一只黑色骏马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停在我的白马一旁，讨好地递过去一嘴嫩草。

同样的小桥流水之下。

同样的少年，将一个相府逃婚的迷路小姐，带了回去。

这一去，春秋流转，白云苍狗，已是十二年光景了。

(完)

番外

1

我十岁那年，被接进靖国的皇宫。

在威严的宫殿里，我第一次见到那个穿着明黄龙袍的男人。宫人让我跪下，喊他父皇。

我的母亲是一个小小医女，原来到死念念不忘等待的就是这个男人。

想着我娘死前幽怨的眼神，我其实是有点怨他的。

可这不妨碍他疼爱我，给我最好的吃穿用度，给我令人羡慕的荣宠。

只因，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靖国唯一的公主。

2

都说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我却偏偏爱做一只小麻雀。

相对于皇宫这座冰冷的金牢笼，我更喜欢民间的烟火气，小时候我总偷偷跟着我娘去茶馆瓦肆听说书先生讲故事，快意恩仇的江湖侠客，我最是向往。

所以见到一袭白衣腰挂长剑的姜梓初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脸都拍红了。

那年我刚及笄，第一次跟着父皇出皇宫游猎。

我迷路了，差点被野猪吃了的时候，他从天而降救了我。

我丢人极了，我怀疑这是梦一个劲的用手拍脸。

他用剑柄轻轻压住我的手腕，语调轻松，「姑娘，使不得。」

声如天籁，撞入了我的耳中，从此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。

我知道了他叫姜梓初，是景国有名的剑客，他的形象气质一颦一笑胜似说书先生书中的人物。

但又和书中的不同，是有着侠客的自由不羁，却又温柔令人如沐春风。

初次见面，我便生了想跟他仗剑走天涯的心思。

没错，就是一见钟情，我不但想了，而且跟他说了。

他却说笑着让我别闹。说我是他见过的第二个疯姑娘。

我说：「那你一定要记住，我，叫安溪瑜。」

3

我不屑于公主的身份，我也不贪恋那所谓的荣华富贵。

但是我还是看着他离开了，只因为他的心里住着另外一个疯姑娘。

我知道，他挺喜欢她的，因为提到程涟依的时候，他眼中泛着特别柔和的光。

那光，我很熟悉，和我看他的一模一样。

我有多喜欢他，那姜梓初就有多喜欢她。

可惜呀，我要是能早点遇到他就好了，只是此刻，我遥祝他能得到幸福。

4

回到皇宫后，我每天都给姜梓初写信，但是不发出去，写完就放到一个小木匣中。

我像是找到了度日的乐趣。

可是我越来越发现，我父皇不太理我了，是因为他新纳了很多女人。

父皇忙起来了，不止忙国事还忙后宫，身体日渐消瘦。

直到我在年祭的时候，看到已故皇后的画像，我发现她长得特别像我的母亲。

我恍然，父皇只是把我娘亲当成他挚爱的替身了。

那段时间我挺不开心的，特别想回我娘的故居看看。

父皇在我生日的时候准了。

这是我第二次出宫，在我的老家，第二次遇到了姜梓初。

5

我进宫前房子是被卖掉的，姜梓初应该是租下来的暂时落脚的。

我只感慨缘分这个东西着实神奇。

看到我，他很惊讶，笑的开心，拉着我让我一起喝酒。

可我从他眼里明显看到了难以克制的寂寞和失落，我握住他送往口中的酒杯。

「你喝醉了。」

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就好了。」

「你看，我今天不开心，我跑出来遇到了你，坏事变好事了！」

「相信我，喝酒是不管用哒，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……」

我巴拉巴拉地叨叨个不停，他忽然大笑起来。

「小姑娘，你怎么比她还能说！」

他笑骂了一句，扔了酒杯，抽出随身的佩剑，在院子里舞了起来。

行云流水，光影斗转，美不胜收。直把我看醉了。

他收了势，我已然跑过去抱住了他。

他只怔了怔，却没有拒绝，只淡淡地看向北方。

「溪瑜哟，今日是她成亲大喜的日子.....」

6

我曾经偷偷了解过程涟依，那是一个特别灵动且霸气的姑娘，敢爱敢恨从百万军营中萃出来的灵魂。

只可惜，她喜欢的是楚群，传说中景国的天命之人。

他们的爱炙热浓烈，是沸腾的。这点，姜梓初无比清楚，也无比清醒。

他甚至把爱意隐了那么久，只为了心上人能开心的毫无负担。

他实在大爱，我虽然羡慕甚至有点嫉妒程涟依，可我却更欣赏姜梓初了。

以至于，我在他的怀里，更能感受到他的苦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解脱。

我有点庆幸，老天爷是不是也要给我一个机会。

7

但我很快打消了我的念头，毕竟对于姜梓初这般人物来说，坐怀不乱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
他说的清楚，此刻，他真的把我当朋友。

好吧，朋友也好，至少比妹妹好对吧。

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，姜梓初肚子里竟比说书先生还要厉害，知道太多的有趣故事。

他告诉我，飘累了，打算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。

我回宫后想尽办法和父皇请了旨，每逢初一十五借着上香的由头出宫，都是来这小院和他喝酒论剑。

但我也发现，他有旧伤，开始推说是老毛病。

我说你小瞧我了，娘亲虽然人微言轻，可医术精湛，我也是继得一二的。

我开始为他理疗身体。

就这样，春去秋来，这安静的小院总有欢声笑语。

我也度过了我最为快乐的三年时光。

8

如果这样陪在他身边，过一辈子，我感觉也挺好。

可是这一切在三年后的那天打破了。

我记得那一天很阴，是一个闷热的清晨。

景国的使者到了，父皇那天特别高兴，大宴群臣，我趁着他们酒醉，偷偷地溜出宫去见姜梓初。

因今天是我的生辰，姜梓初说过要给我一个惊喜，我期待了太久。

可我推开房门，正撞上收拾好行囊往外走的他。

我隐约害怕，脱口就问，「你要走吗？」

「我有急事要回一趟景国，对不起溪瑜，答应你过生日的。」

「如果我能回来，我一定补给你！」

姜梓初走的特别急，几乎是头也不回地上了马，剑鞘狠狠地抽打在马屁股上，可我感觉就跟抽在我心上一样。

我追着他的马跑了很远，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。

我不是生气他没给我过生日。

我只是不能接受，那「如果」二字。

「如果我能回来.....」

如果，如果，他是拼着必死的心去的吗？

我跌在地上，阴绵的雨撒了下来，浇在我的脸上，也浇灭了我所有的憧憬和希望。

不用想也知道，一定是程涟依出事了。

除了她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波澜不惊恣意昂然的姜梓初，惊慌愤怒成这般模样。

9

回宫之后，我就听到了景国传来的消息。

原来程涟依的养父一家都被下狱，就连她也被相伴了七年的夫君关了起来。

人心难测，不斥薄凉。

我替程涟依惋惜，更替姜梓初不值。

但感情的事情哪里有对错呢，程涟依是个值得挑大指的好姑娘，只是缘分这种事，没来的强求。

幸好，我醒悟的不晚。

所以当父皇告诉我，要我为国和亲的时候，我答应了。

我未曾想到，我将会成为楚群的女人，甚至替代了程涟依的位置，变成景国的开国皇后。

车架出发前，我却意外听到了父皇和他国使者地交谈。

原来我，安溪瑜，不过是景靖两国交易的质子，更是父皇一统天下宏图霸业的一枚弃子。

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，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。

我摸干眼泪，没有逃，毅然决然地上了车架。

靖国皇宫已经斩断我所有牵挂。

但我真的，很想见见程涟依。

也许，还有机会，能见姜梓初一面。

他挚爱之人被辜负被欺辱，他想必会凭着手中的剑讨个公道，也许我这一去凭着皇后的身份，还能为他遮挡一二？

10

楚群是一个天生的帝王，我见到他的第一面，就能感受到那透不过气的皇权威仪。

但是我没见到程涟依，听说是她主动请辞不参加登基大典的。

楚群的同意，更能让我觉得，这个女人好不简单。楚群骨子里是宠极的。

登基大典也是立后庆典，当晚楚群没有碰我，却一把烧了冷宫。

之后我见到了程涟依，从她清灵的眼眸里，我看到了一个绝色出尘的姑娘，把她的所爱所恨隐藏的极深，亦或者说，她觉得自己都放下了。

我暗自摇头，只缘身在此山中罢了。

那次吃饭之后，楚群找过我，甚至不屑于撕开帝王伪装。警告我不要存害人心思，安心做个富贵闲后。

他承诺，但凡景靖两国开战，他会保我性命。

我觉得挺好笑的，楚群看我如蛇蝎，为了程涟依，连底牌都漏出来了。

其实大可不必。

11

之后程涟依出宫游玩，据说和姜梓初喝了一晚上的茶。

其实她出宫的那一天，我是坐立不安的。

我有预感，姜梓初会去见她，我更捏着一把汗，怕他对楚群动手以身犯险。

可当程涟依和楚群安然回宫的时候，我突然发觉，我错了。

尤其是在我的寝殿里见到姜梓初的时候，得知他要为楚群挂帅出征，我才意识到我大错特错。

他不是拼死来替她师妹讨回公道的，而是来和楚群做交易。

我只是没想到，他竟然提出来见我。

毕竟，这实在是不合礼仪，楚群能答应，我太意外了。

姜梓初看到我，半天只说出一句，「我都知道了，你受委屈了。」

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受什么委屈，哪怕被父皇彻底抛弃，只身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，我都觉得我是无比清醒的。

可面对姜梓初，我以为我的坚强堡垒，顷刻间轰然而塌。

我拼命摇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他没有过多停留，只给我留了一句话。

他说：「溪瑜，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」。

12

我震惊于他说话的坚毅的语气，心动在他柔情的眼神。

可我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我是景国的皇后了，这无从改变，我和他这辈子只有错过这一个结局。

尤其之后一大段时间，楚群总是在我宫里留宿，他和衣而睡，偶尔和我说上几句话，看似心情很好。

言语中，我捕捉到，楚群他似乎在期盼着什么，计划着什么。

直到某一天，景国战败靖国的消息传来，楚群给我送来了废后的诏书。

他说，「我答应姜梓初，首站决胜之日，就放你自由，南门马车已备好，你走吧。」

坐在马车上，车辙滚动声和巨大的宫乐声将我思绪淹没。

姜梓初，挂帅出征，竟然是为了我？

13

我后来才知道，姜梓初在梅林里见了程涟依之前，就和楚群碰了面。

面对外面无数亲兵的刀光箭戟，他确实把剑抵到了楚群的脖子上，「如果我杀了你，师妹会恨我一辈子。但是如果我不杀你，师妹会难过一辈子。相比他恨我，我更不希望他难过。」

当时的姜梓初，是抱着必死的心和楚群玉石俱焚的。

可当姜梓初听到楚群的皇后叫安溪瑜的时候，他放下了手中的剑。

他挂了帅，只为了换得我的自由。

每次想到，他放下剑的那一刻，我都心扎的生疼。

他面对的可是不可一世的楚群啊。

他有没有想过，放下剑的那一刻，他可能会被箭穿成筛子。

14

我出宫之后一直往边境走，我很想早一天看到姜梓初，我并不知道姜梓初已经暗自返回了都城。

我听说了程涟依大闹了生辰宴，她和楚群都受了很重的伤。

这姑娘，真的比我还疯。

就在我要返回京城的路，我遇到了一伙山贼。

他们对我下了死手，将我追赶到了悬崖。

我跳崖的那一刻，其实认出来了这伙人，根本不是什么贼人，而是靖国的刺客，我曾经在父皇身边偷偷见过他们的首领。

他们说：「公主，跟我们回去！」

我摇头：「你们认错人了！」

我不能跟他们走，我有预感，如果我这一走，就再也见不到姜梓初了。

挣扎中，我失足落下了悬崖，坠落的那一刻，我竟然看到了姜梓初出现了。

他砍翻了崖边的刺客，拼命地呼喊我。

可我耳边，很快只剩下刺骨的寒风。

唉，我还没问到答案，还没听到他的表白，就要死了，可惜真是可惜了。

15

我没有用光我的运气，我掉落水潭后被人救了。

我躺在竹床上一个月，这一个月我总在反复做梦，梦到姜梓初崖上悲悯的面容，以至于我都怀疑，掉下悬崖的那一天我是不是花了眼。

我好的差不多了，终于走出了山村，来到城镇，我信心满满，如果姜梓初见到我还活着会有多么开心。

我很想他，很想看他再给我舞一剑。

可我出来了，也得到了一个消息。

程涟依又要成亲了，新郎是剑侠姜梓初。

哦，我的天，变了。

16

我以为老天爷让我活着是为了给与我美好，却没想到是继续经历苦难。

我狠狠哭了一通，哭完我就开始笑，把街道上的行人都吓到了。

我寻着他们的婚宴地址，找了过去。他们结婚的当天，我远远看着，一袭红衣的姜梓初真的出尘到令人惊艳。

看着他们携手拜堂，我反倒不那么疼了。

其实说到底，我不太能怪姜梓初什么。

毕竟，他没有对我许下过一句正经的承诺，也没有任何的直白表示。

不过是一句等他回来，朋友就不能等着回来了么？

我开解自己，我不伤心，安溪瑜你就祝福他们好了。

可还没等我祝福，楚群就到了。

婚礼没成功，我看着四散的宾客，心里觉得暗淡无波澜，无惊也无喜。要不是姜梓初踉跄着向我跑来，我都觉得我瞬间顿悟，差点四大皆空了。

17

姜梓初是在酒楼后遇到的我，他看我的眼神像是见了鬼。

就是那种惊讶欣喜激动到癫狂的表情一股脑汇聚在他脸上的样子，和那身大红喜服着实不般配。

他突然抱住我，紧张的双手不知道如何安放：「真的是你，安溪瑜，你还活着，溪瑜我不是在做梦吧.....」

我敲开他的手，挤出一丝笑：「没想到你大婚，现在说恭喜是不是有点晚。」

「不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溪瑜，大婚没有完成，我和小师妹没有成亲，楚群来了.....」

姜大侠少有紧张的言语颠倒的时候，我无奈摇头，「姜梓初，重点不是你成没成亲，而是你决定成不成亲。你懂吗？」

我转身就走，就听到身后一声「仓」的宝剑出鞘。

姜梓初翻身越过我，持着剑站到我面前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剑刃横在他白皙的脖颈上，剑光闪闪，衬得他眉目越发英气。

这骚操作唬了我一跳，「你干什么，你赶紧起来，你把剑放下你！」

「你不能走！」他眼眶发了红，「我习惯直来直往，可我不习惯被威胁，可是溪瑜，你不能走，你得听我讲。」

「我，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」

「我实在是想你，听听我的故事吧。」

18（姜梓初自白）

我是姜梓初，一事无成别无所求的江湖浪荡子。

遇上安溪瑜是个意外，那天从树上落下来看着她傻傻的把自己脸拍红了，好像那巴掌就拍在了我的心上。

其实我对感情看得很淡，当时我也不能知晓，这个姑娘可能在我心里种了一颗种子。

我意识到她生根发芽的时候，是在那个小院子里，我从来没想到我能安定下来。

每一个地方我没有停留超过十天，那一次我停下了三年。

这三年，我想是心里生了根，我最盼着初一十五，溪瑜的身影推开院门的那一刻。

我知道，她很喜欢我。但我不知道，我对她的感情，什么时候开始，变得如此炙热浓烈。

生日那天，其实我想告诉她，想向景国皇帝提亲的。

那昏聩的老皇帝不一定答应，所以我得从长计议。

如果不是小师妹出了事，我可能已经和溪瑜表白了。

我想杀了楚群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想好退路，那些侍卫拦不住我的。可楚群却说他的皇后是，安溪瑜。

我甚至都能想到溪瑜答应和亲的那一刻的心情。

心死的那一刻，无非还是为了我。

我得给她自由。我和楚群做了交易，然后如他所愿，我凯旋归来。

我取回我的佩剑，见小师妹最后一面，就想去找溪瑜。

可是再见她的时候，她已然滚落崖底。

我在崖底找了五天五夜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恐怕尸体被山林野兽吃掉了。

那一刻，我很能体会什么叫无欲无求，觉得活着真的特别特别的没有意思。

我本来也想上了悬崖跳下去，随着溪瑜的路走过。

可我发现溪瑜的小木匣，打开是整整上百封的书信。

全都是给我的。

那些信让我绝了死的念头，溪瑜说她很想跟我仗剑走天涯，我答应她，替她走一走这无限山河，看一看人间风景。

只是后来我遇到了我师妹，我知道她有了楚群的孩子。

我师妹这个人，比楚群还要犟。她认准的事谁劝都没用，可是她不知道，她离开了皇宫，楚群那些敌对势力和仇人，都把她

当成活靶子。

我不能眼看着她母子受苦，我提出了和她成亲，我骗她说还爱她。

我太了解她，如果不这样说，她是决然不会答应的。

为此，我大办了婚宴，几乎是昭告天下黑白两道，小师妹是我姜梓初的人了。

我虽不才，江湖的名利场上，剑侠姜梓初的人设还是能吓得住那些宵小，镇得住那些恶鬼的。

等到烟消云散，斗转星移多少年后，我在跟师妹坦白好了。

和师妹成亲的前一夜，我其实抱着溪瑜的那些信，跟她说了一夜的对不起。

但是我知道，如果她活着，会理解我这么做的。

我已经下了决心，给我三年时间，我走遍山河，就回到崖底，盖个草庐去陪溪瑜。

19

他跪在地上喋喋不休个没完，一直讲到日落西山。

周围的行人走走停停，指指点点，很多还未离开的侠客捂嘴偷笑，脸红转身。

可任我怎么说，他都不起来，跪的笔直，剑也放的安稳。

「溪瑜，我死过一次了，你还想让我再死一次吗？」

我气地发抖，哭笑不得地跳脚：「你再不起来，我立刻再去跳一次崖！」

「那你是肯原谅我了？」

「原谅个屁！」我掐腰拧着眉，「你最恨威胁，我就不恨吗？你给我起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被你逼婚呢？」

「逼婚？」他一怔，突然恍然大悟一般嗖地站了起来，一脸狂喜，「懂了懂了，你跟我来你跟我来！」

他拽着我就走，见我没从，抱起我来就跑。

跑到此刻已经空无一人的喜堂，噗通就跪倒在神案前，一本正经地倒头就拜，自己口中念念有词。

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那个.....送入洞房！」

「溪瑜，我先拜了，你拜不拜的都随意！反正今天我和你成了婚了，再也没有变数，谁也拦不住了.....」

看着他郑重其事地叩头，我捂嘴偷笑。

日落黄昏鹊上眉梢，谁说不是春宵苦短，良臣遇君的好时光呢.....

番外二 吵架

京都梅林的一处庐舍，开春后又热闹了起来。

院落里兹兹的酒香和茶香缠绕着飘上眉梢，两个俊朗的男人，笨手笨脚的操持着，不一会都满头大汗。

姜梓初把煮好的茶倒入瓦罐，瞥了一眼案板旁收拾蔬菜瓜果到一身狼狈的楚群，哼笑一声：「你这皇帝当的，连个菜都切不好！废物点心！」

楚群就差给他一菜刀，嗅了嗅鼻子，呸了一声：「狗屁武林盟主，茶煮的这么难喝，没用的东西！」

然后就一阵叮当乱响，菜刀和宝剑的主人就斗在一团。

屋子里忽地传出一声笑骂：「再吵滚出院子去！」

「你们俩能不能正经点，都是当爹的人了，一会把孩子们闹醒，罚你们不准吃饭！」

院子里顿时哑火。

楚群继续切菜，一脸委屈小声嘀咕，「我说姜梓初，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，那么温婉。你看我家那位，一言不合就把我赶下龙床，我可是堂堂天下之主，落得个惧内的名声，让我怎么混.....」

「行了，知足吧，不是你哭着喊着把人追回来的时候了。我小师妹之勇无人能及，你能做她裙下之臣，偷着美去吧。哎？你

怎么又不喊大师哥？」

「屁的师哥.....」

「楚群，你忘了当时怎么求我替你出征的？又忘了当时怎么谢我，取消了婚礼把小师妹让给你的.....」

楚群一刀斩断一根长茄子，皮笑肉不笑，「姜梓初，你忘了你当时怎么求我让我废后的，我可是统一天下之后，放你老丈人养老了，你怎么谢我？」

姜梓初怔了一怔，凑过去跟楚皇帝耳边轻叹，「说到这，我义父的死，你算背了锅。我谢谢你！」

当年楚群没有真心赐死姜侍郎，只是吓唬他做个交易，没想到姜侍郎留了一封信，大致意思是国家已亡，他无力回天，没有自杀就是逼着楚群杀他，让程涟依恨他。诅咒他们一生一世不得幸福安宁。

后来那封信才在牢里砖头下翻出来，真相大白的。

楚群摇摇头：「老姜头确实挺狠，对自己很，对涟依也狠，都过去了.....哎？姜梓初咱不说好不提过去的事吗，我告诉你，我娘子要是听到影响二胎心情，老子跟你没完！」

姜梓初一副得意洋洋，「某人狂个什么，我们家都三胎了，还有脸在这里提什么二胎，不行就说不行.....」

「姜梓初，你才不行，你们全家都不行.....」

「师妹也是我们家的.....」

「你给我滚.....」

屋内，程涟依和安溪瑜彼此心照不宣的，捂嘴一笑。

原来日子不过是一酒一茶后，和那个白首不相离之人的纷纷扰扰吵吵闹闹。

如此，便甚好。

(完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